

滷蛋

初到屏東，人生地不熟，自個兒賃屋獨居在外，一切從簡，除了一台收音機外，居所無任何電器用品。每到日沒後，只有看看書、聽聽音樂打發時間，有時孤寂之感便油然而生，常到深夜才得入夢。在床輾轉之際，偶聞巷弄間傳來的狗吠聲，正所謂「深巷寒犬，吠聲如豹」！此情景，絲絲地勾起我在馬祖北竿島當兵服役時清苦的感覺，更不禁憶起當兵時最忠實的夥伴－滷蛋。

「滷蛋」是一隻大黃狗，牠在馬祖北竿島「戍守」的地盤是附設於「二八據點」內的「三二一觀測所」。馬祖的戰備防守分為兩部分：一是到後方訓練基地操磨戰技；二是去前線據點防守海岸線。以營為單位，約一年為期，輪流互調。記得本營剛輪替防守海岸線時，由於我是先遣人員，所以先進駐觀測所，想要巡視所外海防線時，一出觀測所的鐵閘門，突然被雄壯的狗叫聲嚇了一跳，幸好這隻大狗已先被原單位的交接人員用鐵索給鍊住，但他作勢欲撲的動作，仍令我膽戰心驚而不敢靠近。剛開始換防的前幾天，大黃狗茫然的眼神中充滿敵意，但在幾次餵食後，他也知道換主人了，尤其在餵吃滷蛋時，特別容易與他親近，於是將他取名為「滷蛋」。滷蛋的形軀壯碩雄健，全身黃褐色的短硬毛，根根扎人，配上粗豪響亮的吠聲，使其顧盼之際甚為威猛，而其眼中所透出的神采頗具靈性，尤其對周遭環境變化的感悟反應極為敏捷，遇有狀況則高聲狂吠、勇往前衝，兼之全天候的盡忠職守，可說是「三二一」之寶。我們對他的信賴比對槍的倚靠更甚，有時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深夜站崗時，摸摸他就令我安心不少。我生性愛狗，再加以據點內並無要好的弟兄，因此便將滷蛋當成最好的朋友。除了出勤外（守海防者分成「出勤構工」和「留守防衛」二類，大家輪流），其餘留守時，大多由我餵食，而他也特別喜歡和我親熱。我們常利用休假時到海邊撿拾海瓜子來加菜，有一次我硬把他拖入海中，想要幫他洗澡，嚇得他嗚嗚哀嚎，好一陣子不敢跟我一起到海邊。

海防工作雖然危險艱辛，但有時在勤務輕鬆時，看海的歲月也滿悠閒的，日子就在不知不覺中度過。時至夏令，某日上午我和副所長在觀測所內執行勤務監控海域時，聽到滷蛋汪汪大叫，我們探頭往外看，卻無異樣，我還責罵滷蛋，但他仍狂吠不已，我們感覺事有蹊蹺，就開門看個究竟，我還沒跨出門檻，就被跳著倒退回來的副所長猛然撞個正著，他高呼：「蛇，蛇，好大的一條蛇！」我倆慌亂地拿起掃把、圓鋤來驅趕蛇，滷蛋還在旁邊高聲大叫，好像在為我們吶喊助陣，原本只想把要鑽進觀測所的蛇趕跑而已，沒想到七手八腳地亂打一通，蛇竟然被我們給打死了！量一量，居然近兩公尺長，頭形略成三角形，好像還是條毒蛇呀，嚇出我們一身冷汗！留守的組員聽聞所外的驚呼、狗吠、乒乒聲，以為發生緊急狀況，還拿出刺刀步槍來支援，結果只是死蛇一條，既然來了就舉槍瞄準做做樣子：「投降吧！你這個匪軍派來的間諜、撒旦的使者，英勇的國軍可不是好惹的，竟不知死活來侵擾堅強的防線，本觀測所一隻掃把、一把圓鋤就擺平你！」原本我要將死蛇扔入海中，副所長卻說：「不可辜負上天的美意。」因為前線物資貧乏，伙食並不佳，葷食除了白帶魚外，就只有罐頭肉，除非過年過節及勞軍外，否則難得有加菜機會。由於副所長家住華西街旁，以前常看人殺

蛇，並盛讚蛇肉的鮮美，因此就在我們下哨後，由他這個半調子廚師獻藝，而我充當副手，立刻在戶外剖開蛇腹、取出蛇膽……天啊！難怪孔子要說「君子遠庖廚」，首次親眼看到殺蛇的場景，真是太怵目驚心了！就連滷蛋似乎都嚇到了，因為原本他在我們旁邊繞來繞去好奇地看著，後來漸漸地畏縮在一旁。終於「大功告成」了，烹煮成一小鍋的蛇肉羹，不知是副所長烹調手法太差，還是我心中忐忑，感覺蛇肉很硬，有點像嚼橡皮筋一樣，不過蛇湯倒是很鮮美。當然，有功人員都要論功行賞，滷蛋也分到一小塊蛇肉，看他左聞右聞，想吃又不敢的樣子，真是有夠孬種的，和他先前英勇的表現，真是有如天壤之別。副所長還說他暴殄天物，不知享用美味珍饈，雖然最後終於吃下去了，但看他那一付「食不下嚥」表情，似乎和我差不多。

過了幾個月後，海防的狀況頻仍，匪船屢次騷擾，敵軍蛙人部隊似乎蠢蠢欲動，使得馬祖防衛司令部下令加強演習，並在沿岸加裝許多警報器。但滷蛋卻常去觸碰而引來虛驚，不知他是無意的、還是有心抗議，認為裝置警報器是對牠機敏性的侮辱。我們不得已，只好用鐵鍊將牠鎖住，不過滷蛋仍然盡職，遇有狀況則狂吠，激動得連鐵鍊扯頸之痛也不顧，我們雖然心疼，但也無奈。此時刻已輪到我休一航次（約一週）的「返台假」了，收假時由於風浪太大，因此由台灣回馬祖的交通船一再延航，以致於這次的假期近三週之久，等我快樂的假期結束再看到滷蛋時，甚為驚怒：驚的是滷蛋的瘦弱，以及脖子上的鐵鍊竟深陷入頸肉，而且發出腐臭；怒的是那時上級真的交付太多的工作任務了，以致於觀測所的同袍都忙得人仰馬翻而忽略了照顧牠，可是他畢竟是因盡職而遭此結果的呀！更糟的是脖子上有些腐肉已黏合住鐵鍊，因此無法解下。我又氣又急，而馬祖又缺獸醫，真不知該怎麼辦？幸好二八據點有位原住民弟兄協助我，他硬下心來用刮鬍刀片剖開腐肉，大概滷蛋知道我們是在為牠治療，挺立不掙動，只偶有嗚嗚哀鳴，令我不捨，而我原本要抓穩他的手卻在發抖，當抽出沾滿污血的鐵鍊時，滷蛋已奄奄一息了，我們趕緊為牠上了藥水，其後又弄來了幾個滷蛋，在餵牠時，從牠又恢復神采的眼中，我知道牠已撿回一條命。後來由於警報器受到海風、海水、海鹽的侵蝕而經常故障，遂廢棄不用，因此滷蛋又得以自在地奔跑，負起巡邏的重責。

滷蛋有一伴侶名叫「小黑」，毛色黑亮，體型略為嬌小，有一天我們驚喜地發現她懷孕了。於是便精心的幫她蓋了個像樣的狗窩，使其安產。隨後她生了三隻小黑狗，樣子好可愛，大夥開玩笑地說要將其取名為「毛澤東、周恩來、鄧小平」，大約在一個多月後，三隻小黑狗已會跌跌撞撞的跑跳了。有天晚上，聽到出勤的弟兄們回來說：「師長有夠衰，上午巡視某營的據點時，被一群參養的狗圍攻，差一點被咬傷！」當時大家聽到師長被狗咬時都覺得很好笑，狗兒真是「有眼不識泰山」，連北竿島最高指揮官的「星星」標誌（將官）都不賣帳，我光是想像那個畫面就覺得很滑稽；但其後卻不然，隔天輪到我出勤時，聽說師長回去後餘怒未消，立刻下令各據點最多只能養二隻狗，其餘一律宰殺，因此下午有些據點已開始宰殺行動了，尤其得知二八據點宰殺了一隻黃狗後，我驚呆了，簡直無心做事。在結束一天的工作後，我立刻奔回觀測所，要去責罵所長「護狗不力」時，竟在老遠就看到滷蛋搖著尾巴歡迎我，其後才明白所宰殺的狗是二八據點所養的「小黃」，因為小黃都會「繞跑、蹺班」，常常吃飯時間才

晃回來。當時我抱著滷蛋又叫又跳的，我想滷蛋一定不知我的擔憂及歡喜，但他也陪我一起開心，繞著我身邊轉呀轉。當晚據點加菜——香肉大餐，原本覺得殘忍而不想吃，但據點中有位弟兄當兵前是廚師，烹調手法高明，香味四溢，令人食指大動，況且這種加菜機會難得一見，所以我也禁不住誘惑而試吃，這是我第一次吃狗肉，嗯！味道可真是不錯，罪惡感瞬間消失。餐後我收拾殘骸看準備餵養滷蛋牠們，但大夥說狗是不會去吃同類的肉及骨頭的，我將信將疑，遂把殘餘先棄於門邊的垃圾桶內，打算白天再去傾倒入海。

不過當晚連部下達電話記錄，指定我隔天必須出勤，有任務要交與我辦。由於我工作不順，而被長官訓斥，以致情緒極為惡劣。當我傍晚回到觀測所後，發現屋內的垃圾桶正被滷蛋翻得亂七八糟，小黑也在旁撿食，三隻小小黑跟在左右湊熱鬧，看到此景，我很不高興，一來是氣滷蛋居然吃同類殘骸，二來是氣他們膽敢跑到房裡「造反」。遂順手拿起掃把做勢驅趕，想不到滷蛋竟然反抗，對我吠叫示威，我一時火大，便重擊下去，雖然他被我打跑出去，但我仍不罷休，追出去一直揍他，似乎要發洩今日所受的怨氣，他吃痛不過，便往山丘上跑，其他四隻小黑狗也嚇得跟著跑，我氣得猛往前追，直追到別連隊的範圍才忿忿而回。等到半夜輪到我站衛兵時，發覺滷蛋牠們還沒回來，只偶爾聽到遠處傳來的狗嚎聲，不禁為其擔心，深悔因遷怒而其喪失理智所造成的後果。隔天還是弟兄們把他拉回來，當他用畏縮的姿態、疑懼的眼光看我時，我真感慚愧。其後小黑也回來了，但三隻「小小黑」卻沒回來，於是我懷著愧疚的心，滿山遍野地找，直至黃昏，竟發現一隻小黑狗摔死在山丘下的岩岸旁了，另二隻找了多日始終沒找著，恐怕已滾落入海中。天啊！因我一時的魯莽，竟造成三個小生命的終結。「愧疚」已不足形容我的難受，同伴們安慰我說：「反正據點內只能留二隻狗，其餘也是得宰殺掉，不必太在意。」這些話雖能開脫我的罪，但又怎能欺瞞我的良心呀！其後雖然我和二狗的關係仍不錯，但我感覺他們已不像昔日般的信任我了。唉，畢竟是我害死了他們的骨肉啊！

過此月餘，部隊輪調移防，我永遠也忘不了分手時滷蛋看我的眼神，再過不久我便退伍了。回台後，我絕少吃滷蛋，因為勾起往事令我難過。我雖愛狗，但我卻不養狗，因為我不配。此後雖說不能做到不遷怒的境界，但總會盡量克制、收斂，因為慘劇已深深地烙印在心頭。我退伍已多年，滷蛋現在大概已算是老狗了吧，近來中共演習頻傳，我想滷蛋一定仍會像以前一樣的盡忠職守，如果他還在的話……